新華日報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一月十一日創刊　第一八四六號



我大編隊機羣轟炸宜昌

漁洋關西北激戰

洞庭沿湖膠着湘北我軍進攻

（中央社據軍委會發表巴東二十八日電）廿五六兩日，馬安嶺偶岩各處之敵，我猛擊斃傷敵千餘，生俘[illegible]，鹵獲更多，敵乃續行增援，即此一帶已達二師團以上之兵力。二十七日在共飛機多架掩護下，分路狂[illegible]，我遂與敵展開極壯烈之戰鬥，尤以纏頭咀筆尖寨等地爭奪達四五次之多，結果仍為我保持，午前十一時，我大編隊機羣飛赴前線助戰，給與前線戰士以無限之興奮，午後二時，我機羣第二度飛臨前線時，我地面部隊即與空中部隊呼應，一齊向敵反擊，現戰鬥正在古城纏頭咀筆尖寨迄大橋邊之線以東地區繼續進行。

（中央社據軍委會發表某某基地二十八日電）二十八日下午四時零二分，我空軍轟炸機羣隊，在驅逐機掩護下，自雲層中突襲宜昌上空，對宜昌敵陸軍根據地投下爆炸彈多噸，均直接命中目標，我空軍全部安全飛返基地。

（中央社據軍委會發表巴東二十八日電）宜昌西岸敵，於二十八日晨犯關公嶺，經我軍奮勇迎擊，敵死傷過重，被迫後退。（又電）與我在劉家坪（長陽西）附近激戰之敵，繼續北向天柱山附近逃撲，經我塔擊，正對戰中。（又電）由漁洋關向西及西北進犯敵，刻在新關子、棕櫚坪、龍潭坪、迄石門坎、歸兒岩、扇裡之線以東地區，與我繼續激戰。

（中央社恩施二十八日電）敵軍千餘，附砲六門，自王家廠閘口西犯，經我猛烈反擊，斃敵三百餘，我克復羅家坪、孟家嶺、呂家山等地，殘敵現向杏仁、宿岩、板坡、雙石坪之線逃竄，我正跟蹤追擊中。

（中央社長沙二十八日電）洞庭西北戰局，敵我已成膠着狀態，澧縣及津市以北地區，迄無變化。

（中央社恩施廿八日電）敵機十三架，今晨六時許，竄襲恩施，在城區及郊外投彈，其中延期炸彈甚多，我平民死傷數人。

（中央社樊城廿八日電）隨山敵千餘，於二十四日分股向北進犯，我在吳家河、岩子店一帶截擊，斃傷百餘，另敵一股被擊退，一股尚與我激戰中。

（中央社據軍委會發表沿緣廿八日電）湘北我軍某部，於二十五日向羊樓司之敵攻擊，斬獲甚衆，刻正大戰果中。

白宮發表聲明

聯合參謀會議結束

英美對所有戰區未來作戰事宜，成立完全協議。

（中央社華盛頓二十七日路透電）羅邱會議結果之官方聲明，於今夜發表，文曰：「最近在華盛頓舉行之聯合參謀會議，業已結束，對每一戰場之未來作戰，具有完全之協議」。上項聲明，係羅斯福之秘書歐爾利在白宮接見記者時發表者。歐氏稱：「余所欲告訴君者，僅此而已，原定計劃業已改變」。按羅邱原定發表聯合聲明，後又決定用羅斯福總統之名義發表長僅一句之聲明。至於該聲明在發佈之前，是否經邱吉爾過目，則無所悉。歐爾利謂：今日臨邱爾氏，至最後始決定此事（指發佈聲明）之新辦法。（合衆電）羅斯福宣佈：英美作戰會議，對於所有戰區之未來作戰事宜，已成立完全協議。

英美參謀會議後之——「盟國作戰計劃」

路透社綜述華府人士觀測

（中央社華盛頓二十七日路透電）英美參謀會議，共歷兩週，記者純擬非官方人士之意見，已可想像盟國統帥部所擬之計劃，下列數點或可視為觀察家之一般意見，即：㈠空中攻勢加緊後，進攻歐陸之行動，即將隨之實現。㈡聯合國家將向希特勒之健壘同時作數處進攻，先作爭取立足點之逐漸擴展戰鬥，繼以大軍前進，北後即入於激戰時期。㈢盟國將繼續對日採取彈島前進之攻勢，同時於秋季前備反攻緬甸。盟國在歐之計劃，將利用外圍陣地以牽制軸心軍，同時在某等建立生産上之優勢，以備作終決之打擊，除進攻西西里島外，日前似不甚直接進攻意大利，此由於地理上之形勢有以致之，故阿爾卑斯山為進往義國心臟大道之障礙，據此推論，盟軍或將進攻巴爾幹並在法境或他處登陸，以相配合，意大利在巴爾幹尚有大軍二十五師，至在法境等地登陸，亦同樣使意大利感受痛苦。現時一切似均取決於航運，一若邱吉爾對記者所言者，關方航輪之沉沒與建造數字，雖保守秘密，但航運問題已有更易解決之跡象。在盟國自由商計劃反攻之際，美國亦注意蘇德戰場行將發生大戰之象徵，三國際解散後交換意見之途，可使軍事之合作更易實現，俾與共攻方式，換取希特勒。

美議員提詢問

供應中印租借物資

（中央社華盛頓二十七日電）斯退丁紐斯答覆未發表……

美人正義之聲

廢除限制華人入境法

（中央社華盛頓廿七日合衆電）前美國退伍軍人……

美艦砲轟阿圖島

摧毀敵海岸設備

（中央社華盛頓二十八日路透電）海軍部公報稱：北太平洋方面，二十五日，美軍艦砲擊芝加哥夫區域日軍海岸設備，多處起火，彈落其砲位及其他設備附近。二十六日，芝加哥夫區域一切建築均已摧毀。我南路部隊，盡擊霍爾斯灣附山脊中日軍之延伸，陸軍飛機放式轟炸機及密德爾式中型轟炸機，猛烈芝加哥夫區域日軍陣地。

李查遜少將

（中央社檀香山二十七日合衆電）……

蘇聯代表參加

糧食會議臨時委員會

會議團結氣象超出預料

林主席致駒達和

各國使節紛紛慰問

英美元首電令代表祝候

行政三聯制

檢討會第四次會

通過重要議案二十七件

日閥惶懼不安

召開臨時議會

亟謀加強機構調整內政

藉虛聲表示對戰爭決心

定期組隊檢查

倫敦前日遊行

生產會議將屆

籌委第七次會議

收到各方提案三百二十件

西康民政廳長

冷融遇刺殞命

蔣委員長電唁其家屬

友聲

實行區域計劃經濟

于雪

閩省教育會

提倡尊重師道

廣州敵僞

實施奴化政策

東　南　西　北

工人的光榮

★益范水閘管工侯澤★

誘利嚴敵受不然毅製

要聞簡報

庫班發生大空戰 敵機損失百餘架

諾港東北蘇軍攻入德寇陣地

（中央社莫斯科廿七日路透電）路透社記者稱：現有若干徵象，可見蘇德兩方，兩月以來之沉寂戰事，將告結束。最近前線消息：德方業將空軍集中於庫班等區，德方再謀獲得局部之空中優勢，雖迄未得逞。列寧格勒訊：蘇軍將有遭受德方之新攻勢。紅星報稱：自前次洪水之情況，將不能長此維持，此乃衆所共知者。雖將有行動，並將展知[illegible]之戰事，蘇軍不僅堅決抵抗，且將實現徹底摧毀敵人之使命。

（中央社倫敦二十八日合衆電）莫斯科電：蘇方宣佈，在新羅西斯克東北之空戰中，德機被擊落者一百三十一架。紐約中等[illegible]蘇方共擊落德機一百十五架。

（塔斯社莫斯科二十七日電）偽國空軍五月二十六日企圖對諾弗羅西斯克東北我軍陣地進行密集空襲。我空軍不僅擊退此種空襲，且更使敵空軍遭受重大損失。一日間，擊落敵機六十七架，我方損失飛機二十架。

艾登演說

絕不放棄空中攻勢

（中央社倫敦二十八日路透電）外相艾登二十八日演說「勝利之獎」，略謂：我方新舉之演說……

墨共決議批准

解散共產國際提議

拉丁美洲工人聯合會代表發表聲明，亦加讚許。

歐洲地下的呼聲

秘密報紙和廣播 充滿被佔領國

號召人民加緊反德鬥爭

（塔斯社倫敦廿七日電）……

秘密抵芬

傳參謀總長

薛特林即將赴莫斯科

英工會代表

背境發生反德暴動

列寧城

法政局光明已啓

阿爾及爾準備戴吉會談 戴高樂行前向法人廣播

土國會通過鉅額國防費

捷公使設宴慶祝 貝奈斯昨日誕辰

招待我政府長官及新聞界 貝奈斯在美力主與蘇合作

制止罷工

美政府商議

台維斯離蘇前 斯大林再度接見

談話歷兩小時之久 ·莫洛托夫亦在座·

（塔斯社莫斯科二十七日電）……

加緊摧毀魯爾區 英空軍猛炸埃森

意屬各島續被襲擊

戰爭圈內

戰時照片展覽

英使館新聞處

北非英勇戰士殺敵戰果 後方婦女兒童努力生產

（上接第二版）

漫畫展覽

蔣夫人訪美照片 明日起展覽三天

政治經濟學會 明日舉行年會

「抗戰交響曲」

自流井鹽商來渝請願

明日招待報界

市參議會

駐委會開例會

短評

怎樣教師

新華副刊

蕭伯納——蘇聯的朋友
——追記蕭伯納在莫斯科

哈列思著 荒蕪譯

十二年以前，一九三一年七月裏，蕭伯納訪問蘇聯的消息傳了出來，全世界的報紙不僅把這事看成了一個文學上的動人消息，並且把它看成一個政治事件。

在一封私人的信件中，蕭說他早就想，並且十分想結識斯大林。他說他所羨慕的英國作家，祇有一個人，就是威爾斯。他羨慕威爾斯，因爲他曾有機會跟列寧談過話。「嗯，以後我敢說世紀中向所有作家也要羨慕我了，」蕭說道，「因爲我有機會和斯大林握手！」

蕭到了莫斯科。

我遇見了蕭伯納。我所引用的談話是根據我在當時或當天所作的筆記，這筆記我以後又跟盧那卡爾斯基所作的對照過。

盧那卡爾斯基在和我談話時說：

「我們蘇聯作家用英語和蕭談話。用英語的時候，蕭的聲音是那麼鮮明而新穎，用德語時，卻又那麼新穎而繁瑣，他的辛辣尖刻的妙語，如珠走玉盤，異常敏捷，能夠把它們要的記下來，也就應當認爲是一大成功了。我熟自以爲能夠做得比這更好的人是靠不住的。」

蕭，個兒很高又很輕快。他有一種優美的響亮的聲音，說話時帶着突兀的手勢。他的蒼白的臉上經常掛着一副溫和的笑容，臉下邊留着一部差不多已經白了的紅鬍子。

在莫斯科，蕭總是緊握着一隻伸向他的手，握得那麼熱烈，你會以爲他遇見了許久未見的摯愛的老朋友了。由於命運的一種奇巧，他果真遇見了一位老「相識」：在站台上，蕭曾和一位愛爾蘭的青年學生談話，這個學生[illegible]在同一間屋子裏的。蕭[illegible]遇見了這位同鄉所談的不是在柏林，而是莫斯科。當蕭得知那位同鄉的學生到莫斯科來祇是爲了短期的研究，他搖搖他的頭表示不贊成。

「如果我像你那樣年青，」他說，「我會到莫斯科來，永遠住下去，祇閒或到柏林去，教教別的人們。」

幾天之後，蕭在國家出版所會見了一羣蘇聯作家，他對於我們對社會主義建設的態度，頗感興趣。他想知道蘇聯的批評的原則以及我們與讀書界與出版所的關係。他沉思地傾聽着我們的解釋。但是當尼考萊來提夫告訴他我們與出版所的關係時，他開始大笑起來，於是問了我點詳細的情形之後，便寫了一點下來說：

「給那些新晉過去，現在，將來，不論何時何地總有剝削的人們知道：在資本主義世界裏，出版所大大地剝削作家們，但是在蘇聯，卻變爲作家們「剝削」出版所了！」

蕭很關心用本地的文字寫作的少數民族作家的情況，他關心他們的收入，特別關心什麼人注意翻譯他們以及如何讀懂等問題。

「當我最初開始寫作的時候，」情形比較困難得多了。如果我說我受餓，我也許是誇大其辭，可是要說我不感寒冷，那也是假的。我一本連一本迅速地寫了五部小說，可是沒有一本能找到出版人的。我發覺我逃過了決議，美國和澳洲的所有的出版家，拒使他們接收我的作品。正如同數十年後，我的劇本在所有的戲院裏轉來轉去（成功地）一樣，那時我的小說也在所有出版家手裏轉來轉去，但全不成功。我的小說「[illegible]」打破了紀錄。如果我記得不錯的話，拒絕出版那部小說的不多不少有六十家。從那以後，當我和拒絕的大致一樣多。是的，它們說了六十多次，不過是告訴你們，出版家的生意經。他們明白老蕭的一部有些陳舊了的小說，會比在那時新蕭的活潑的小說更能賺利。因此，我幾乎受了一輩子的經濟煩擾：年青的時候，我不知道怎樣去掙足夠的錢來生活，以後呢，就不知道把那些向我衝過來的錢怎麼辦。」

當他聽說我們打算在職工會堂裏給他舉行一個七十大壽的正式慶祝會時，他似乎不大樂意。

「從前別人請我參加莎士比亞的慶祝紀念時，」他說，「我回答的是：我連我自己的版稅都不紀念，我爲什麼要紀念沙士比亞的呢？我的答辯使他們滿足了。也許這同樣的答辯，要略換變更一下，才能滿足你們：我連沙士比亞的版稅都不紀念，我爲什麼要紀念蕭伯納的呢？」

可是那個答辯並不曾滿足我們。蕭也自己告訴我，從他十二歲時起，從不曾作過一次生，現在卻作起生來了，並且還是在蘇聯作的。在那一次他在職工會堂所作的簡短的演講中，慶祝的不是他自己過去，而是人道的前途。

美國一個大學的文學教授B先生在莫斯科。B教授說得一口流利的俄國話，他在這裏研究蘇聯文學，打算寫一本書，表現蘇聯文學的社會性。從一九三零年的十月到一九三一年的七月，他有系統地工作着，結果他搜集了相當數量的材料。

蕭伯納和B教授很熟，他的父親是蕭小時的朋友。B教授覺得去拜望蕭，就自己的經驗上與蘇聯生活的了解上特別是蘇聯文學的了解上予他以資料，乃是自己的義務。蕭親熱地接待了這位美國教授，並且和他談了四個鐘頭的話。「我不知道這次會談對於蕭有什麼幫助，」不過經過這次拜訪之後，那位教授決定丟掉他十個月的工作，又從一個新的觀點，重新開始搜集材料。」B教授說，「在我們談論蘇聯的文藝四個鐘頭的期間，蕭沒說過一句對蘇聯讚頌的話。祇有很知道這位幽默家的人，才能認識到這世界著名的諷刺家是什麼。我親眼看見一位嶄新的蕭。通過了驚奇的經驗。」

可是我由於一種特別複雜的環境，不僅能看見最感[illegible]時候的這位偉大諷刺家，並且甚至能看見某種程度[illegible]時候的蕭伯納。

蕭想參觀莫斯科郊外的一個休養所。我去接他的時候，剛巧「[illegible]」演完，[illegible]，可是蕭不在那裏。我等了他很久，當他最後回來的時候，我[illegible]。原來他到斯大林接見。我往那裏的客人們的臉色有些異樣，於是我詢問他們。[illegible]和斯大林會談而得的經驗與印象。

蕭一向是對答如流的，可是這一回卻猶豫了許久，最後，慢慢地，就是致說：

「一個作家，正如一位泥水匠和鐘錶師，必須要明白他的力量和限度。如果他想作一手好活計，他得爲自己安排下一件要用平生之力的工作。如果他不願意成大師，他就不要担承超過能力所不及的事。

「我不是很高斯大林給予我的印象。也許以後，再過許多年，我會寫的。但多半不寫。我是一個從不曾被人認爲是殘酷的人，覺得我的力量不能勝任。讓將來的作家們去寫出，寫下他們自己的報告吧。」

當我把蕭送到車站上，有人問他說：

「蕭同志，我們希望你永遠是蘇聯的一位朋友。」

「準是得住，直到我死的那一天，」蕭回答說，「但我希望——甚至相信也是。」

火燐

井岩盾

「那邊在山腳下的黑帶里，
是誰打着小藍燈籠在遊戲？
他玩耍得多麼快樂，
他的燈籠多麼美麗。」

「你說得好，孩子。
它是一切中最美麗的。
比田野里的花朵還美麗，
比秋天的果實還美麗。」

「明天，我領你出去，
走過沒有人跡的森林和野草深深的土地。
你將發見牛山上有許多破爛的窯洞，
那就是有人曾在這山峽中住過的證據。

「他們曾和我們一樣，
在夜晚燒起野火，
他們曾和我們一樣流着汗
耕種這土地的。
他們死了，沒有墓碑，沒有任何紀念的標誌，
可是，那生命的火燄呵，
卻並沒有從他們耕作過的土地上消逝。」

蕭洛霍夫新著
「他們爲祖國打仗」

從戰地抵莫斯科的名作家，米哈爾·蕭洛霍夫，對塔斯社記者談起他的新小說「他們爲祖國打仗」，其中斷片已發表在蘇聯報紙上，蕭洛霍夫說「在這部著作裏，我想表現蘇維埃人民它的英雄主義的來源，它在爭取自由的鬥爭中面向着的一切艱苦，分認爲我的責任，也是和我們的人民在反抗異國侵略者而進行的偉大鬥爭中齊步進展，創造文藝的作品，像鬥爭本身一樣，具有歷史的重要性。我以戰地記者的資格訪問過西南路和西路各戰區，我親見被摧毀的烏克蘭鄉村，變爲焦土的小莊子，我的受難的同胞——這就是我書中的人物。我看見無家可歸而喪失了幸福的人民，大約在一年前，在頓河上的維舍斯卡雅村，我的七十五歲的老母被德國炸彈炸死，德軍炸毀頓河岸上的我的故鄉的村子，燒得那裏一個家[illegible]也沒有，法西斯想把居民趕走，這樣可使哥薩克人不能把牲口趕到草原去，使推進的德軍撿不到一人，我的家屋和我的個人的圖書室都被德軍炸毀了，戰爭使我長期不能和我的家人團聚——妻子和三個孩子都病了，每個蘇維埃人經歷着這樣的個人的不幸和個人的悲劇，但是這決不能使我們看不見全國人民的苦楚，並且苦楚還沒有一個作家也沒有一個藝術家能夠完全表現給全世界看。在戰爭期間我不但看到災難，在我的家鄉的頓河草原中我已目擊到俄軍的巨大攻勢，我希望能上戰役最後大決戰的目擊者，這一大戰將決定俄人、英人、法人、捷克人、美國人以及其他各國人民的命運，結果必將是最後消滅法西斯德國——人類的大敵。」（塔斯社訊）

「潘麟」的飄流

陳桑

前幾天報上刊一合衆社的電報，報告有一個從擊沉了的商船中逃出來的船上伙伕，曾在一隻小救生艇，在茫茫大海上飄流了一百卅二天的故事。那故事的主角是中國人，可惜他的名字我們不能知道，只知道其發音大約是「潘麟」兩個字。

合衆社記者報告這消息似乎還不僅因爲潘麟在救生艇中飄流時間是打破了世界紀錄，而且因爲潘麟是個中國人，想從潘麟的飄流經過中看出中國人民的性格與情感。據說，潘麟在遇救後告訴人道：「我自以爲必死，但我並不煩惱，中國人是永不煩惱的。……我歌唱中國民謠來消磨時日，我靠月亮來知道時日」。能夠在海上孑身飄流了一百多天，這表示中國人民性格的堅忍，雖處在幾乎是絕望的情況中而不「煩惱」，這表示中國人民性格的樂天。——的確，這兩種性格是常被人認爲中國人民生活中的優良性格的，也正是潘麟成功的原因。

但是我們也不要忽視這兩種性格在消極方面意義。堅忍誠然是好的。中國人民在歷史上幾乎不斷地過着非人的生活，因此養成了無論在什麼樣的環境下都能活下去的韌性。但堅忍一加上樂天知命，就消失了爲現實的目標而積極鬥爭向前的努力，成爲逆來順受，隨遇而安了，只是在心理上給自己以解脫與慰藉。於是堅忍變成苟安，樂天變成麻木。——這便是這兩種性格的最壞的表現了。

但我們也不必因此就有民族的自卑感。當把苟安麻木的成份去掉，從積極方面來發揮堅忍與樂天的性格時，那就是韌性的戰鬥精神和永不灰心的樂觀態度了。既然成了這種民族傳統的特質，潘麟究成了可驚人的飄流歷史，那麼在把這種精神和態度發揮起來時，中國人民是一定能創造出驚天動地的歷史來的。

團結

第三十七期
五月二十九日
每逢星期六刊

論慎獨

明操

在中國舊的道德裏，「君子慎獨」是特別着重提出來的。什麼叫做慎獨？用現代語來解釋，則如劉少奇同志在「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一文裏所說：「即使當他個人獨立工作無人監督，可能作各種壞事之時，他能慎獨，不做一切壞事。他的工作，不論多少年之後去檢查都沒有不合於黨的利益之事。」就是這個意思。

慎獨的功夫在中國先賢中有不少傳爲美談的。因爲這表現了一個人修身上的德行。宋末的文天祥可說是最爲人讚美的一個了。他在兵敗被捉之後，許多漢奸用種種方法來勸降，牵不爲動，在解往元朝燕京去的途上，他絕食盼速不死，元人把他軟禁在燕京一共三年，多次的勸誘，希望他軟化，元世祖對他是那樣器重，所有這些都不能絲毫動搖一下他鐵一樣的決心，直到最後從容就義。這是慎獨的極軌，這是中國的正氣！中國民族對這種慎獨美德的崇敬決不是偶然的。

作爲一個革命者，除了要鍛鍊其他的革命品質之外，特別要能夠「慎獨」。一般來說，革命者並不是超人，他們所以能在各方面比一般人要強要好，這原因除去他本質的不同之外，有組織的集體的力量在教育幫助督促糾正是有很大關係的。比方，我們經過三風，對三風不正的人是一種嚴厲，每個黨員不論上下都一樣。就在這着集體的集體生活中，互相批評，討論乃至檢查，使缺點容易發現，容易改正，換句話說，使我們工作容易做好。但有些人獨立工作時，內少了集體的幫助督促糾正，則容易出岔子，這就是說「慎獨」是難事，正因爲其難我們就特別要重視。

從現實情形來說，革命是艱苦的環境，我須要獨立工作是那麼的多而迫切，尤其是在這全民抗戰的時候，我們獨立工作的同志，他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必然極其繁雜變化。爲了進行民族解放的工作，我們不能像一個清教徒隱遁特別，板起臉孔，以至與人格格不入，而生活在一起而又不使自己染上舊社會的慣習惡習，做到同流而不合污。各種有意的金錢，美色，高官厚祿的引誘，在一個獨立工作時，偶一不慎，便易入其陷阱，終至一失足成千古恨。由此看來，「慎獨」之重要，是更明顯了。

共產黨員僅僅做到「慎獨」自然是不夠的。但在上述情況下，能夠慎獨的黨員亦常內可以說是高尚品格的表現之一。「慎獨」的修養，應是我們每一個革命者，在目前中國抗戰中隨時能夠重視而且要力行的。

如何來做到「慎獨」呢？我以爲每個革命者，特別是在獨立工作的革命者，要緊緊把握住「無私」「有我」這四個字，若以望文生義的態度去理解，那麼一定會覺得是矛盾的。其實一點也不矛盾，因爲一個人有了半點私心，便不能以個人利益服從革命的利益，民族的利益，（說略）因此個人的患得患失，老會估據你的心，迅速地鑽入你的靈魂，而這個細菌侵入，而這隨着細菌了你的身心，這時你只剩一個驅殼，那是多麼危險的事！我們明白來洪承疇的故事，起初堅決抱定爲黨所役用死的決心，對一切引誘毫不爲動，不貪，可是過了多少日子，終於爲女色爲兒女之私所引誘，辜負了明室的厚望，成爲千古可恥的貳臣，這個故事是不應列舉的。還告訴我們要做一個完人是不能有一點點私心的。我們革命者最崇高的德行，便是無私。（說略）

沒有無私便無從「慎獨」，這是千古不移的定例。但是我們爲了革命事業的推進，生活在舊的污濁的環境裏，我們不能爲自己築上一道牆，緊起一道防線，[illegible]他自己的修養標準上，如絕對不能機械地來運用這一原則。前面我們已經說過，在複雜而危險的環境中，使人身敗名裂的，往往從小節上的疏忽發生，往往因此而毀滅，因此，任何對自己小節上的原諒，都是禍患之源！「慎獨」是不易的，是重要的，正因其難，其重要，所以我們應該時時特別來自我努力！

大處看小處做

穎文

我們這些從學校出來的人，不管我們過去的道路怎樣不同，或者我們曾經有過各種不同的目的，如個人打算等等，但有一點卻是相同的：我們現在都走向了革命道路，所經歷的路程，各人並不相同。在我們當中，有些人因爲受害了舊家庭，社會，和日寇的壓迫而組起來反抗；另一些人卻是在貧窮的生活中嘗盡了痛苦而要爲生活鬥爭。終於我們都在抗戰和民衆運動的洪流中，參到了這條路，參加了革命工作，在這中間，革命理論對我們的啟發和引導是有決定作用的。但是我們的出發點往往是爲了自己，而於改造社會和解放羣衆，甚至只是附帶的想頭而已。因此，我們現在雖然加入了革命隊伍，並在革命隊伍受到了一些鍛鍊，可是我們本身卻仍然保留不少的小資產階級的習氣，我們還缺少完整的工人階級的意識。而這種意識，卻正是一個共產黨員所必須具備的，所以我們在革命隊伍中，一定要繼續改造自己，這就是要經過兩重鬥爭（小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兩種生活的鬥爭過程，我們一定要克服以前一般青年知識份子的那種幻想，任驕，傲慢，動搖和愛面子的毛病。

我們過去的習慣是在長期的環境中形成的，現在要改造這個習慣，當然不是容易的，改造自己的全程也是我們生命的全程啊！尤其因爲我們不是出身在徹底的革命階級中，身在這裏自然就帶給我們許多的缺點。比如我們說可能還有幻想，不走革命的道路，也還可以生活，總可以升官發財，或做一個不問政治的老百姓。事實上有不少的人——也許就是我們的同學和朋友就是這樣的。以爲已經參加到革命隊伍中來的，也可能因爲對革命的認識不夠或經不起鬥爭中的風浪，忍受不了各種引誘，於是在某種情形之下離開了隊伍。這都是改造過程中必須注意的問題。有許多道理我們也懂得，也知道應該怎樣做，然而在實際中往往發生障礙了。我們現在所需要的已不僅僅是「知道」與「應該」，而必須把我們的思想與感情都和在革命工作中，使我們打算化，服從革命的要求，把個人變成大家的，與大家一起生活，一起呼吸。

這就是說，要把我們自己改造成革命隊伍中的一員，改造成用無產階級的思想方法來想，用無產階級的生活方式來生活，要做到這樣，最主要的是把我們從書本走到實踐。[illegible]

我的自檢

江漢

在往常，我總覺得自己的思想是不成問題的。但是，這次整風運動來了，我才大概地回想了一下自己，覺得有問題；隨後，仔細一想，問題越來越多。但無論如何，我決不能讓它這樣下去，一定要對自己來一個思想的革命。

下面就是我的自我檢討：

「你自以爲懂得唯物辯證法了嗎？你把它當作照妖鏡來用，只照別人，不照自己。這就是說明你將自己放在唯物辯證法的規律之外，[illegible]唯物論者嗎？」

「我清楚你的底細。你出身於沒落的封建地主之家。你的祖父和父親，都只會栽花養魚，品茗飲酒，算是個有名的名士。你的血統，你比他們要聰明一些，你能從自己所隸屬的階級裏跑出來，走進革命的隊伍。可是你現在卻常常從他們那裏沾染來的「名士氣派」，來瞧不起他們的「名士氣派」。你忘記了他們所處的時代，社會環境及其所受的教育等，和你所處的一切是如何的不同。你把自己的兄弟們當作是市民階層庸俗的「學者」，譏笑他們，與他們隔絕。你全未理解到舊時代的科學還在，我們應該從那批判地接受採用，忠實的科學工作者是比較容易接受真理的，我們應該尊重他們，幫助他們進步。

「你自己覺得很清高，一切人都決不來。一切的事不得的，當然，只說給別人，是要不得的。但絕對不應該把「決不來」「一切人」，曲解爲「決不重視」一切人，連自己也在內。你機械地了解了物質生產與階級的力量，是決定歷史的主要因素，而忽略了個人在歷史中應有的適當的地位。

「你心裏想，「我並不重視我自己」，「才於真正的英雄」，可是你並不能很好去接近羣衆，去接近任何人，你的生活習慣，也恰恰使你不能和羣衆打成一片，使別人看來你確實有些「超然」。你甚至於常常說：「對於交友要很謹慎」，我是抱着姜太公釣魚的態度，「願者上釣的」；你竟把自己的朋友和愛人（假使你有了的話），當作自己附死的魚看待，這是對的嗎？別人批評你「孤傲」，你卻認爲自己獨清，說只是「個性孤僻」。就算只是孤僻吧，難道也應該嗎？既離了廣大羣衆，也交不好朋友。

「一切事都滿不在乎」，但是[illegible]

「你另外一個最大的罪過。正經事你並不十分認真，迫切事也不十分着急，疏於點數。說你是「討厭」、「沉着」，說老實話你就是「麻木散漫」。你自覺很能淡泊於名利，而以爲多負責任就有「爲官」之嫌，自己應該「安於下位」，「不求上進」，怕負責任，偏要爲自己的美德，而實際上是對革命事業不忠誠。你去想一想，我們的工作和做官的事是何等不相同的，相隔是何止十萬八千里！「抗戰小調」，一支也不會唱，一般的歌也不會唱，你也懶得去學。自己卻覺得逍遙得很。

「你的毛病還多得很，說起來你自己也很明白，愛用「江山易改，本性難移」這兩句話，來原諒自己。在我們唯物論者的[illegible]中，難道有能永久存在沒有的事！我們要從一切壞的東西，先從自己身上的壞東西手。」

[illegible]